菽園雜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菽園雜記

(一)

陸容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今獻彙言紀錄彙編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書今獻本僅一卷紀錄本七卷每卷約同於墨海兩卷但多刪節墨海本多至十五卷守山即墨海版故據墨海本排印

菽園雜記提要

菽園雜記十五卷。明陸容撰。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參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容與張泰、陸釴齊名。時號婁東三鳳。其詩才不及泰釴。而博學過之。是編乃其劄錄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竝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中間頗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棄甘棠何彼穠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經義極爲乖刺。而容獨嘆爲卓識。又文廟別作寢殿。祀啓聖公而配以四配之父。其議發於熊禾。而容謂叔梁紇爲主。出於無謂。孟孫激非聖賢之徒。不當從祀。尤昧於崇功報本之義。皆不足爲據。然核其大致。可採者較多。王鏊嘗語其門人曰。本朝記事之書。當以陸文量爲第一。卽指此書也。雖無雙之譽。獎借過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菽園雜記卷一

明陸容撰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糕糭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乃出上迎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船砲聲不絕蓋宣德以來故事也丙戌歲礮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內官奏放礮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上之顧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聖德矣

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爲何物也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侈僭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讀卷官祭酒博士給事中修撰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卷受卷彌封官各主事一人對讀官司丞編修二人搜檢懷挾監門巡綽所鎮撫各一人禮部提調官尚書二人次御試策題又次恩榮次第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奉天殿欽聽宣論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恩二十二日賜宴於中書省二十三日國子學謁先聖行釋菜禮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名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名下籍狀與今式同國初制度簡略

如此。今進士登科錄。首錄禮部官奏。殿試日期。合請讀卷及執事官員數。進士出身等第。聖旨俞允。謂之玉音。次錄讀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掌卷巡綽印卷供給各官職名。又次錄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內府殿試。上御奉天殿。親試策問。三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錦衣衛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上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四日。賜宴於禮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五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六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七日。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朝廷或有事則殿試移他日。謂之恩榮次第。又次錄進士甲第。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狀。最後錄第一甲三人所對策。其家狀式。姓名下云。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治某經。字某。行幾。年幾歲。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兄某弟某娶某氏。某處鄉試第幾名。會試第幾名。

予奉命犒師寧夏。內府乙字庫關領軍士冬衣。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徧野。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顱骨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盌。皆胡僧之教也。

予使跡所及。歷趙秦伊周四王府。朝見日。皆有宴。惟秦王親宴於承運門。品饌豐盛。餘皆長史陪宴。賓館

成禮而已。聞秦王之母太妃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必令王出宴。云非惟見爾敬重朝廷。好言好事。亦得見聞。若在宮中。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實有何益。酒殽已具。必令人舁入觀之。如不佳。典膳廚役。皆受撻辱。王之所以無失禮賓客者。由太妃之賢也。

各鎮戍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榲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澀。以蜜制之。歲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府軍餘。善踢鞠。宣廟愛而閣之。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瑩然明徹。蓋卽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爲盤盂。凡煮肉貯其中。抄勻皆有鹽味。用之年久。則日漸銷薄。甘肅靈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扆後。有方石池。中刻波浪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舉子以此自占。凡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往往有驗云。

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授兵書。此焚書坑詩。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誦之。坑在驪山下。卽坑儒谷是也。

正統己巳車駕蒙塵。敵勢甚熾。羣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衆嘵嘵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以爲然。適兵部尚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之議者。衆心遂決。景皇帝既卽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懷獻。英所言者謂今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珵後改名有貞。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爲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温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卽唐之華清宮故址。山上有玉女祠。乃其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壯麗。今惟此池存焉。上覆屋數楹。四周甃以甓石。其水寒煖適調。清徹可鑑絲髮。湯泉若句容、宜府、遵化等處亦有之。其佳勝宜莫如此。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官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爲男女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居庸關外抵宣府驛遞官。皆百戶爲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然居庸以北水甘美。穀菜皆多。環縣之北皆鹹地。其水味苦。飲之或至泄利。驛官於冬月取雪實窖中化水。以供上官。尋常使客。罕能得也。

吾蘇陳僖敏公鎰爲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髯鬣。呼爲鬍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公諭以當復來。始稍稍散

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之不息也及公去有畫像事之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爲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怒之且旱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爲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陝西都指揮司整幼嘗結數惡少爲義弟兄一人受挫則共力復仇整嘗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不力被脫去乃執其與劉某於官究整所在劉曰我實殺之非整也衆證爲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乃論死後得末減發充遼東三萬衞軍整德之每歲供其軍貲時整有老母故劉誣代之古之俠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玉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言讜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徽字尙文南京人丙戌歲予犒師寧夏過寧州聞判官李某數中人問及此事李云始謀於王淵志默志默恐同寮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爲盟奏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尙文以備采取若爲首則六科以次列名不容退避蓋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舉徽擅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滻水從東入西出環甃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爲平地迤邐作井

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永世之利也。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既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失禮甚矣。況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過也。

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乃引韓退之羅隱乖角字。以爲與今乖覺意正相反。蓋奏詞移文。間用方言時語。不必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謂乖。卽古之所謂黠。黠豈美德哉。韻書訓乖云戾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如與人相約諫君。劾姦死難。稍計利害。則避而違之以自全。反謂不違者爲癡。此正所謂乖角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如何。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眞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連捕其黨馮益。損之甚急。一星士馮益謙之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人之禍福。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慶陽西北行二百五十里。爲環縣。縣之城北枕山麓。周圍三里許。編民餘四百戶。而城居者僅數十家。戍兵僦屋閭巷不能容。至假學宮居之。其土沙瘠。其水味苦。乍飲之。病脾泄出。趙大夫溝者。味甘。然去城十餘里。歲祀先師。則取釀酒。不可以給日用也。驛廩稍供稻米。蓋買諸慶陽。粟一斗。得稻米一升。薪木則買諸開城。開城亦小邑。去環八十里。地有美薪。其愈環可知矣。其古蹟。則靈武臺在焉。唐肅宗以太

子卽位其處城之南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尙存。居數日。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咸謹朴。使之析義理。皆頗能之。與談古今及他文事類。莫能知。嘗與索韻書。徧城中不可得。蓋其地僻陋。無賢師友。校官來師者。各以所通經授弟子。或不久去。則貿貿焉無能成其終者。無惑乎人才之難也。

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邠寧州縣。督民種樹道旁。民頗怨之。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惜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我豈無衣食計。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邠寧、慶陽、皆古豳地。七月之詩。言蠶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

莊浪參將趙妥兒。土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妥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爲之備。以是守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豎笠。諱猥籍。以櫂槌爲與哥。諱惱躁。以謝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歷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歷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

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兒。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歷數。欽惟聖上應天眷命。掃滅羣雄。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慤。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卜技之人邪。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恥。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祕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大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眞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邪。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田糧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說。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舉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

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於茲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於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主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征出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極。夫厚斂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萬姓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爲山東某州縣人。後仕某官。問之山東仕於朝者。皆莫之知。已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屈原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詩築室百堵之築。蔡氏註。說築傅巖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蓋以版築胥靡之事。說賢者、不宜有此。爲賢者諱。故云然爾。然孟屈去殷周未遠。必有所傳。況耕稼陶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較。不足以累孔。窮而操築。亦何足以爲說諱乎。

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前輩詩文稿。不愜意者多不存。獨於墓誌表碣之類皆存之者。蓋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薊州錢源。其先

崑山人。嘗以公差過崑。訪求其祖墓。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沈通理檢家藏前人墓誌。得洪武七年邑人盧熊所爲錢瑞妻章氏墓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之後。而封表之。於是知葬埋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墓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頭郁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爲其後。後戍薊州。郁今爲醫官。錢氏則已絕矣。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揚籃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菽園雜記卷二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吾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嘗送一被黜生詩。篇末云。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秉。公不爲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去。而成名者甚衆。皆崔公之力也。二公一以鎮靜爲務。一以伸理爲心。似皆有見。若其孰爲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天順三年。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充軍。予家時爲里正。亦在遣中。將欲伸冤於巡撫公。聞太倉查用純、嫻習吏學。與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領敕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崑城高以平氏。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許允無礙。才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爲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爲民。諺云。事要好。問三老。信然。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爲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錠入手。貼於座壁。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寓友人温秉中家。出以爲翫。予爲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昨日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爲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奚昌元啓作。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某對云。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傳以爲笑。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者。聞始於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竝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京尹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鎭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敍。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機、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鵝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竝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衞生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蜿而動。或恐之曰。此必承雨瀝手。龍集指甲也。衞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衞戲語坐客曰。吾家赤龍得無欲去邪。乃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筋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舊習舉業時。嘗作詩說質疑一册。近已焚去。存其有關大義者一二云。

羔裘三章　朱氏云。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以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阿諛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得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其所以爲邦之美士也。如此說未爲不可。但詳味語意。在首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者。贊美之辭耳。

彤弓三章　輔氏云。大抵此詩云云。疑此說非是。蓋載與櫜是藏之之事。喜與好是貺之之心。右與酬是饗之之節耳。當重在首章。

六月有嚴有翼　謝氏云。爲將必嚴云云。軍士不整。疑此說非是。嚴敬二字相因。豈可分屬將帥。

甫田二章　朱氏曰。齊明犧羊。禮之盛也。云云。祈年之祭言之。疑此說非是。此章上下五句。各以韻相叶。而互見其義耳。非必報成之祭。無樂以達和。祈年之祭。無禮以備物也。

思文無此彊爾界　朱氏疏義。以此句專指來牟言。疑非作詩者本意。此句文意。正如魯頌之無小無大。書之無偏無黨。皆是形容下文耳。

臣工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先儒說此二句太支離。愈致窒礙。惟劉須溪未有所言一句得之。

元鳥　三頌多宗廟樂歌。與風雅不同。故其分節。以音韻而不以義理。如天命元鳥。至正域彼四方。以商茫湯方韻爲一節。若義理。則在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處斷。分屬商之先后一段者。以音韻之協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正應上文天命帝命。今讀詩者多不解此。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册。有索取之義。票與慓同。本訓急疾。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盞本盂也。今以名鐵胄。鐲本鉦也。今以名釧屬。又如閘朝閘班。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與。價直爲價值。足彀爲足勾。斡運爲岦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牓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爲借用圈科。非

知書學者。

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者。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者。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見中國人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嚥。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著寒。見南人著夏布袴者。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善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多從之游。嘗與人曰。爲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爲子須孝。爲臣須忠之類。是也。淮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嘗語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者。無跡者不能傳後。如琴奕皆爲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亦有見之言。其徒嘗誦之。有詰之者曰。爲人

而去其天倫。謂之不壞大題目。可乎。爲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跡可乎。其徒不能答。

古諸器物異名。贔屭、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頭。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蠻蛫、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貌、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丁。非也。蚣蝮、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讋朽上。鴟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蚼、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經原缺第十四十五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與。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初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僞爲之耳。

談星命者以十二宮值十一曜立說。論人行年休咎。十一曜、宋潛溪嘗辯之。而十二宮亦有可以破愚昧者。三代之時。人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若非後世富連阡陌。貧無立錐。其時田宅未聞餘欠也。男則稼

穡。女則桑麻。以衣以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務本者不至乎貧。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時財帛蓋無不足者。子事其父。弟事其兄。少事其長。奴僕惟官府有之。民庶之家。非敢畜也。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妃嬪妻妾各有定制。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各有其節。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無容異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其時遷移之議。何自而興。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仕。出身遲速。官職崇卑之說。何自而起。蓋後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於是小道邪說以作。雖有聰明才智之士。不能不爲之惑。何則。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篤。而狥物易移也。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藉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爲奏請。大率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衞所。名淨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入內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爲朝廷法禁太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如此。欲潛消此風。莫若於遇赦之日。不必發遣種菜悉奏髡爲僧。私蓄髮者終身禁錮之。則此風自息矣。

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舂白以蓄之。名冬舂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爲此。及冬預爲之。聞之老農云。不特爲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舂者多碎而爲粞。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舂之。

韓文公送浮屠文暢師序。理到之言也。髡緇氏乃以不識浮屠字議譏之。此可見文公高處。蓋是平生不看佛書然耳。若稱沙門比邱之類。則墮其窠臼中矣。後人註身毒國云。卽今浮屠胡是也。又如世俗信浮屠誑誘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之類。皆襲之而作古者韓公也。

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有所不可也。且如娶婦三月。然後廟見。及見舅姑。此禮必是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民庶之家。大率爲養而娶。況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安能待三月哉。又如內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共湢浴。猶爲可行。若鑿井一事。在北方最爲不易。今山東北幾大家。亦不能家自鑿井。民家甚至令婦女沿河擔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車載井綆。出數里汲井。無力者。以器積雨雪水爲食耳。亦何常得贏餘水以浴。此類推之。意者古人大抵言其禮當如此。未必一一能行之也。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哥麥。其穉無芒。熟時遙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佑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土一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也。

杜子美飲中八僊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者以船爲襟紐。竊意明皇或在船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韋處士郊居詩云。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

谿烟萬條寒玉、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誤也。張繼楓橋夜泊詩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然不若舊本江楓漁火爲佳。此皆刻本之誤也。原本江楓漁火爲佳之下曰。但不知繼自改定定於他人耶。

崑山呂寅叔家貧。授徒爲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戶。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禮。禮畢輒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不爽也。可謂篤厚君子矣。

陶浩字丘源。太倉名醫。讀書有識。景泰間。崑學教諭嚴先生敏妻病。予時爲學生。遣迎丘源治之。嚴、杭人。適其鄉人尚書于公加少保官。其子爲千戶。嚴極口譽之。丘源從容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嚴爲默然。丘源之識可想矣。

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湖江鄉試策問及之。而終無決斷。蓋見之不明也。凡在內府出入者。貴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內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廝銅牌。匠人木牌。內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爲榮美之飾。則朝廷待兩京爲一體。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此榮美之邪。況古者金魚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沈質文卿居太倉。家甚貧。以授徒爲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視世上如今半君似之句。顛爲優柔矣。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爲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倬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瑛僧會者。嘗對客云。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也。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京時。於一鋪額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爲無意義、多譯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爲然。衆乃服。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元時舊習也。國初有禁。

鎖鑰云者。以其形如籥耳。今鎖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鎖。近世所爲。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鎖合。誤以開鎖具爲鑰。開鎖具自名鑰匙。亦云鎖匙。

菽園雜記卷三

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六部。爲尚書省之屬曹。本朝六部。爲六尚書之公署。唐以爲省名。今以爲官名。爲不同耳。唐尚書省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郎。分理庶務。署覆文案。則有主事。今之六部。特尚書一省之官。戶刑二部屬司。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侍郎。中書舍人。通事舍人。官屬頗多。今革中書省。止存中書舍人而已。唐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屬有三院。臺院、侍御史隸焉。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改御史臺爲都察院。革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分道理事。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院、集賢院、宏文館。今皆革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減省於唐。不能悉數。好議者輒謂本朝官制冗濫。其亦未之考邪。

國初欲建都鳳陽。其城池九門。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曰塗山。後定鼎金陵。乃設中都留守司於此。金陵本六朝所都。本朝拓其舊址而大之。東盡鍾山之麓。城池周迴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

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迴一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大駝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永樂十七年。改北平爲北京。十九年。營建宮殿。尋拓其故城規制。周迴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城。北曰西直。然其時尚稱行在。正統七年。諸司題署。始去行在字。舊都諸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兩京之制。於是定矣。

崑山本古婁縣。梁大同初改今名。其山在今松江府華亭縣界。晉陸氏兄弟機雲生其下。皆有文學。時人比之崑山片玉。故名。唐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地。立華亭縣。山始分屬焉。今爲松江九峯之一。崑山縣治北之山。自名馬鞍。縣志引劉澄之揚州記甚明。或有稱玉峯者。蓋擬之耳。然崑山之神。載在祀典。其祠舊在馬鞍山東偏。又似以馬鞍爲崑山者。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此言聞之鳳陽尹杜長云。於此可見帝皇氣象。包含偏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

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祖宗之法蓋蕩然矣

南京各部皁隸俱戴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皁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邏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仁廟爲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選故云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宏、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齎奉詔旨賞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船出海所歷諸蕃地面曰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眞臘國曰暹羅國曰假馬里丁曰交闌山曰爪哇國曰舊港曰重迦邏曰吉里地悶曰滿剌加國曰麻逸凍曰彭坑曰東西竺曰龍牙加邈曰九州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答剌曰花面王曰龍嶼曰翠嵐嶼曰錫蘭山曰溜山洋曰大葛蘭曰阿枝國曰榜葛剌曰卜剌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丹曰剌撒曰佐法兒國曰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淳泥國曰蘇祿國至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諸蕃風俗土產詳見太倉費信所上星槎勝覽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調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昶、皆上疏論元夕觀燈事章調知臨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陽州判官李公疏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

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者。亦間有之。實出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爲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帡幪。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敕書。令其祛除民害。我敕書只令撫安軍民。朝廷委任不同。溫顏遣之。人服其量。

嘗有有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何如。云已昏然無所知。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魂之說。信有之矣。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卽作論秀才。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棄才。於是見賢寧守身之節。文皇待士之度。兩得之矣。

吳下每有鄉村小夫。語言應對。全不務實。問其里居。如安亭則曰安溪。茜涇則曰茜溪。石浦則曰石川。芝

塘則曰芝川。嘹塘則曰嘹溪。塗松則曰松溪。但取新美。不知失其義理。蓋亭乃漢制鄉都之名。如華亭、夷亭、望亭、皆古名。塘浦乃吳中水道之名。川與溪。則水出兩山之間大而駛者。如蜀之東西川。越之剡溪。婺之蘭溪。湖之苕霅等溪。是矣。蘇松之地。平疇千里。塘浦浜港。經緯其間。通潮處。其水以時長落。無潮處。其水平漫如常。與彼異矣。必欲以川溪名之。亦未爲不可。但亭與塘浦。其名傳自古昔。初非朝歌勝母之可憎。柏人彭亡之可忌。不知何辱於此輩而必欲更之邪。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盌不許喫菜。第二盌纔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好買豬雜臟。名曰狗靜坐。以其無骨可遺也。勸酒菓品。以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時菓一品可食。名曰子孫菓盒。獻神牲品。賃於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沒分。節儉至此。可謂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木榻。不許設長凳。恐其睡也。名曰沒得睡。此法可取。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廬陵孫先生鼎。篤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道送。時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吾不敢陷

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凡小說記載多朝貴及名公之事大抵好事者得之傳聞未必皆實如以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爲歐公者後世娶妻妹輒據以爲口實嘗考公年譜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假之女繼娶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三娶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奎之女行狀墓誌皆同是知此說好事者爲之也此猶未爲害事若某詩話記司馬溫公私狎營妓王荊公以詩戲之其爲汚染名德甚矣蓋溫公固不爲此荊公端人追之戲之恐亦非其所屑爲也闢而不信爲宜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姊姪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爲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熟親始見於此然猶稱武姓之子爲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之文章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爲愈也

歐陽公言餕餡之譌最爲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價直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鎗案桌作案棹交倚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唐制尚書省其屬有六尚書即今六部是已故唐人結銜云尚書某部某官其稱尚書者省名也本朝六尚書乃六部官名六部之屬曰某清吏司各有郎中主之員外郎主事爲佐今人書銜往往蹈襲古式稱尚書某部某官者不講時制而專尚虛夸故也大抵古人結銜多實今人多夸如唐宋人於本銜之外書賜紫金魚袋或實食若干戶之類蓋其常得服用者近時京官使外國攝盛而行者則終身書賜

一品服。嘗與修一統志者。則書國志總裁。前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後任在京祭酒者。則曰兩京國子祭酒。有嘗爲美官、而外補左遷革職者。猶書前某官。蓋眷戀未能舍也。此雖細事。亦足以觀人品矣。

自三代而下。搢紳介胄。判爲二途者久矣。然綜理綱維其事。武士未之能專也。故歷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資之才。近代若宋之安撫司、元之行省。皆總州郡兵民之政。國朝建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官高六部尚書一階。在外都司衞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然什伍之兵。官軍之食。修固城隍。繕完兵器之財。皆自府州縣而出。豈可判而爲二哉。故國初委任權力重在武臣。事無不濟。承平日久。無用武事。則其勢自有不可行者矣。今天下兵政不立。兵威不振。正坐此也。使當時謀國者爲善後之計。每都司衞所正官俱設文職一員。佐貳仍用武職。除民事不預。凡軍中事。宜與布政使司及府州官會同行事。庶乎其可也。然律令有變亂成法之戒。誰得而議之。

當塗民邵某、業合韋事母孝。母病瞽。日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蜻蜻蟲數枚。炙以奉姑。紿云所親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明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乃留之終身。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爲火計。史妻有美姿。友心圖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爲配。許之。居數年。與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蟇避水上階。其子戲之。杖抵之。落水。後夫語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故。乃知後夫圖之也。翌日。俟其出。即殺其二子。走訴於朝。

高皇賞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好事者爲作蝦蠆傳以揚其善。今不傳。

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豬婆龍者搜抉其下而然。適朝廷訪求其故。人以豬與國姓同音。諱之。乃嫁禍於龍。上以龍與元同音。益惡之。於是下令捕龍。大江中龍無大小。索捕殆盡。老龍逃捕者。不上灘淺。則以炙豬爲餌釣之。衆力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蓋四足爬土石爲力耳。當以甕穿底。貫釣綸而下。甕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豬婆龍云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卽鼉也。未知是否。聞龍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惡。然搜抉江岸。非其罪也。夫以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一遷就。禍及無辜如此。則朋黨獄興之時。人之死於遷就者。可勝言哉。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永樂間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刪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門自衒。有少年眷之。因與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牀下。五夜。促其夫入直。行不二三步。復還。以衣覆其妻。擁塞得所而去。少年聞之。既與狎。且問云。汝夫愛汝若是乎。婦言其夫平昔相愛之詳。明發別去。復以莫期。及期。少年挾利刃以入。一接後。絕婦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報其夫。歸。乃撫拾素有讐者一二人。訟於官。一人不勝鍛鍊。輒自誣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伏罪云。吾見其夫篤愛若是。而此婦忍負之。是以殺之。法司具狀上請。上云。能殺不義。此義人也。遂赦之。

高皇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爲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眞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問其姓氏而去。翌旦語朝臣云。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蘇州一老婦。深感其恩。何京師千萬人。無此一婦也。洪武二十四年後。塡實京師。多起取蘇松人者以此。

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愼重。蓋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眞。知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但詒笑於人而已。嘗記初登第後。聞數同年談論都御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犯。同年李劍云。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爲此也。衆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有云。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竝不用黥刺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爲之毛骨竦然。此議事以制。聖人不能不爲學古入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徧觀而博識也。

高皇一日遣小內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太朴當直。對內使云。老臣危素。內使復命。上默然。翌日傳旨。令素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爲元死節。蓋厭其自稱老臣。故以愧之。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鴞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趕弛之士。多得放假。人目爲鴟鴞公。以譏之。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鴟鴞公之對。

予嘗題墨竹。以竹爲草。或云。草以歲爲枯榮。竹耐久不彫。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敍山之草木。每以竹爲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奇。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劉伯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愼重可知矣。永樂中。惟姚廣孝爲少師。洪熙宣德以至正統間。大臣爲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公淮數人。及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謠曰。滿朝陞保傅。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壻家疑爲所賺。訴於法司。拘舁夫及從者鞫之。衆證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曰。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衞而已。一更後。

果有數鬼入自其牖。方上梁坐。生大呼。投瓦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觀其所往。則皆入牆下水穴中。私識之而臥。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醵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

寮友孫司務聰、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王某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須臾不見。里人訛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知爲某村某家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風聲霍霍。他無所見。身愈上。風愈寒。體顫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送歸。乃復成婚。

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齒無角。若犬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甬。謂鳥咮。譌爲角耳。蓋以爲獸予之角。則無鳥之咮。鳥傅之翼。則無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以獸言。此說有理。但考之韻書。甬無釋鳥咮義。不知何所據也。

成化壬辰歲。陝西隴州雨雹。大者如牛馬頭。次者如盌。小者如鴈卵。人與牛羊馬驢被打死甚多。禾苗盡壞。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宜令後子收葬。松庭叔父傳道其事云。

菽園雜記卷四

景泰皇帝卽位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今上時已在儲位矣。明年爲景泰元年。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又明年。册己子爲皇太子。更封今上爲沂王。未幾。太子薨。災異迭見。今南京吏侍章公綸、時爲儀制郎中。應詔陳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內敦孝義一事。尤爲剴切。大意謂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册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爲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羣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至於儲位不可久虛。宜推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正儲位。則和氣充牣。讙聲洋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疏入。上大怒。逮繫詔獄。榜掠五日。體無完膚。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沙。獄遂少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嘗諷禮部言此事。因併逮之。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公莊、亦繼公有言。詔庭筆八十。幾死。且幷筆公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元年。詔首釋公。擢爲禮部右侍郎。尋改南京禮部。轉今官。

古人以病不服藥爲中治。蓋謂服藥而誤。其死甚速。不藥。其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勢或可爲耳。以吾所聞見者驗之。中治之說有以也。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爲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又令人以湯餅軸熨之。不效。聞有巫降神頗靈。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主事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着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涮中一名醫至京。請

診視之云是癥瘕服三稜蓬朮之劑旬餘覺愈長亦以其不效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愼哉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爲兵部尚書日奏疏悉令屬曹正官具草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當服之公退卽閉閤坐臥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酣睡不事事之謗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令戒飭羣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後刑部尚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愼之未幾項公以事去位有福者蓋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讖云

諸葛景、江浦人嘗舒紙賦詩出思齋外及得句而入已有詩書紙上矣景怪之不以告人他日屢試之皆然益怪之因稱爲大仙日焚香禮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焉嘗求一見書紙云不許及求之愈切乃期與莫會景自懼拉一友同候之至夜聞戶外彈指聲開門出迎乃一無頭人景遂驚仆自是求代筆不應矣杭州李知府端之壻夜起如廁不返家人覓之門闥扃閉如故而莫知所之李驚異乃升堂鳴鼓聚羣吏徧索之不可得次日莫忽墜自口山門其去來之故皆不能知視其衣服沾汚有黃綠痕若草樹摩戛者然莫知何謂二事聞之同年蔣御史宗誼諸葛、蓋宗誼之父執李則其爲推官時舊長官也故言之皆詳

唐章氏二女採桑母爲虎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得免南唐當塗聶氏、隨母採薪母爲虎攫去持

刀跳虎背。抱虎項。刺殺之。收母屍歸。宋嘉祐中。南昌分寧女彭氏、隨父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抽刀斫虎。父得不死。事聞。詔賜粟帛。宋鄞縣女童氏、虎銜其大母。女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棄其母。銜女以去。事聞。祠祀之。永嘉盧氏女、與母同行。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宋理宗朝。封其廟曰孝姑。元餘杭姚氏母汲澗遇虎。姚手毆虎脇。鄰人執械器以從。虎置之而去。元建寧官氏、其夫耨田。爲虎所攫。官棄饁。奮挺連擊。虎舍去。負至中途而死。事聞。旌復其家。元濱州人劉平妻胡氏、同夫戍襄陽。莫宿道旁。夫被虎噬。胡以刀刺死。夫脫。至中途而死。元至大間。建德王氏父耘田舍旁。爲豹所攫。曳之升山。父大呼。王以父所棄鋤連擊豹顖殺之。父乃得生。客有以劉平妻殺虎圖求題。以類考之。得此數人。

朝廷禮制。頒歷其一也。頒者、白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頒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歷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歷後。各布政司送歷於內閣若諸司大臣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廿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家。多無歷可觀。豈但山中無歷。寒盡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殆不可革矣。

南京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者。餘皆不禁。大明門前、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舁入。嘗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闕西。買棺闕東。已而不得過。乃從北上門過。繞宮牆而至其家。亦有帶壽櫬上京。知有禁。寄門外而止。古人入國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無

禁。以爲禁者、軍衞索賂之術也。如仕遼東故者。返柩必由山海城入。仕陝西故者。返柩必由潼關城入。仕口外故者。必由居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矣。

府軍前衞幼軍年六十。驗有老疾者。兵部引至御前。奏過疎放。京營隨操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司引奏緝捉。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通政司亦引奏。予登進士時猶見之。及爲職方主事。疎放幼軍、緝捉逃官。奏本皆封進收充將軍告通狀。送部施行而已。蓋尙書白公。以爲幼軍疎放。多疲癃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聽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當煩瀆聖聽。故禁之。古人謂爲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於是不但省事。且得處事之義矣。

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卻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愼之。不然。恐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爲然。後爲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之輿論而寢。且一歲得連遷。予於是始信徐翁之言爲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害也。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尙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卽回。今則干與外政。如邊方鎭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阯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

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呼以翁父矣。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辯。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喝難。以妻弟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杲。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爲屯。以聰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性爲信。無清字韻。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爲郎。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剉。以青爲妻。陝西人以鹽爲年。以咬爲裹。台溫人以張傚爲槳槍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文達語云。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

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蓋西番之俗。一有叛亂讐殺。一時未能遙制。

彼以其法戒諭之。則磨金餂劍。頂經說誓。守信惟謹。蓋以馭夷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羣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輒不報。此蓋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僞承其緒而簒襲其名號。此末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得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爲工部尚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賚。積蓄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爲得宜。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爲兵部尚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示南陽李公。且求調護。公視其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爲兵部。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上以王公度忠邪太明。以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愼。

大同貓兒莊、本北國入貢正路。成化初。北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爲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北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北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

諸司職掌。職方郎中員外主事之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政。其目有五。一曰城隍。二曰軍役。

三曰關津。四曰烽堠。五曰圖本。餘皆未載。以今職掌事件記于左方。

點軍士　奏報聲息（此二事原隸司馬部。即武選司。今隸職方司。）

出征動調官軍　京營軍馬　京城門禁

五城兵馬巡邏　月報軍馬京營。　季報軍馬京衛。

歲報軍馬（天下都司衛所。）　推舉邊將　舉用將才

邊將失機　傳報夷情　來降夷人

外國走回人口　將軍　勇士

民壯　弓兵　幼軍

士兵　嚮導　盜賊

鹽徒　漕運官軍　編發充軍

投充軍　軍伴　軍匠

內府幼匠　士官讐殺

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云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之類。爲親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云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爲武臣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鎮朔將軍。平羌將軍之類。爲各邊掛印總兵官之名。職方司職掌收充將軍。與上項不同。蓋選軍民中之

長軀偉貌者以充朝儀耳。今謂之大漢將軍。優旃所稱槉郎。疑卽此也。凡大朝會若夷使入貢。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著飾金介胄。持金爪鐵鉞刀劍。列丹陛上。常朝著明鐵介胄。列門楯間。其次等者。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後。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臨籍田太學。鑾輿出入扈從以行。宿衞巡警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國戚者統之。其常朝宿衞。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之貼直。正直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尙寶司奏而給發。事畢復納之。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墓。嘗詢問已巳車駕蒙塵事。有老百戶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初忽有梟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澀。至此適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敵遙見軍馬移動。遂羣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頓。莫能爲計。相與枕籍於胡馬蹴踏之餘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曠尙書等。皆不知所存。蓋北兵臨陣。必待我動彼才動。使我師堅壁不移。其敗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亦嘗七奏勸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主之也。自是也先乘勝入寇。隳夷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京師矣。蓋宦者喜寧。本夷種。土墓之敗、降於彼。爲之鄉導。故以後猖獗特甚也。于時賴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淸侯石亨。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奠安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敍此事。謂嘗交戰而失利。蓋知之未眞。

古人嗜味之偏。如劉邕之獪痂。僻謬極矣。予所聞亦有非人情者數人。國初名僧泐季潭、喜糞中芝麻雜米煮粥食之。駙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胎衣。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

蚯蚓

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士人以爲珍饌。守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價騰貴。一鼠可值銀一錢。頗爲地方貽害。凡捕鼠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烏鬼以捕魚也。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賞爲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廢矣。有司莫肯爲理。予爲覈實。呈於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爲掠美而寢之。

凡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宜先以香物及蒼朮之類焚之。俟鬱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窖井窖窖。尤宜愼之。御醫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窖。窖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蓋鬱毒中之也。

相馬經。相口齒止於三十二歲。異相者壽五十四十。然世罕有之。京師李千戶者。馬死。哭之。人怪問焉。曰。

此馬與予同年生。予今六十歲。馬死。予死無日矣。非悲馬。蓋自悲耳。乃知物亦有稟賦特厚者。固不可以常數拘也。

昔公孫宏對策於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傷天地之和氣者誰歟。使官風怪雨發作者誰歟。凶年饑歲。老弱將轉乎溝壑矣。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思天下有飢由己飢之者。又誰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當此之時。爲民父母。不以由己飢之由己溺之之心處之。而泛泛然迎請超果寺觀音大士至普照。有同兒戲。具文之禱祈。安能召和氣而回戾氣哉。爲今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糴價以紓民力。行賑濟以救飢貧。放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冤枉。察吏姦以禁賄賂。抑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瘼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爲之。憂國願豐。出於一念之誠。則大士不須祈禱。而慧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惟閣下留意。幸甚。此松江僧順昌祈晴上府官疏。凡僧人文字。多道佛之靈異。及奉佛利益。未有能自指斥其無益者。國初名僧、如復見心輩。亦不免此。此僧獨出正論。且以爲有同兒戲。可謂超乎流俗者矣。讀之起敬。

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妒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卽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

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於法不貸也、自是妒少衰、生中書舍人崐陳公一怒之力也、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其先有爲京官者、因家京師、嘗與他商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希榮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貨、悉令認留、不取而去、文正公之蔭庇後人矣、雖暴客猶知愛之、況他人乎、

鳥鼠同穴之說、自幼聞之、及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爲二山名、頗疑之、後訪陝西人莊浪山、鳥鼠二物同穴、同穴而處、遂爲雄雌行者多見之、蓋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爲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該括者、如蠭與蚯蚓異類、同穴而交、龍與馬交、蛇與龜雉交、蜈蚣多與促織同穴、浙東海邊有小蟶、名瑣蛄、殼中必有一小蟹、失蟹則死、皆異類也、知此、則鳥鼠之同穴、無足怪矣、朱子註詩云、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嘗與北人論辨黍之形似、乃知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卽今南方名蘆粟、北方名蜀秫、其榦名秫稭者、是已、蓋自是一種、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穄、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稷也、今北人謂黍爲黃穄、又名黃米、粘膩可釀酒、則黍之名穄明矣、稷與黍甚相似、但不可釀酒耳、其註鶴云、頂赤身白、頸尾黑、黑羽實生於翅、非尾、此皆一時之誤、

都指揮本在外方面官、京師各衞指揮有功陞都指揮、而未得外選者、或在京營管事、或在各處守備、仍

於原衙支俸。其列銜皆云某衙帶俸都指揮。蓋以別京師無方面官。此時制也。又有軍職犯私罪者。例該革仕帶俸、差操帶俸之名雖同。其實無妨。近者有以都指揮掌錦衣衛事者。以帶俸字自嫌。妄意去之。禮部於登科錄列銜。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權要之地、而貶制度以順之也。使生殺予奪自己出者。以勢臨之。禮儀制度。欲不紊亂得乎。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糕。父名晉肅。子不舉進士。最爲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疏闊。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楊東里作棠杖似爲得體。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妒。故嫉妒字從女。馮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蝙蝠。毳毛黃紫。緣崖而上。乃翥而下。名曰飛生。有怪鴟貍首肉角。斷箸使方而銜之。呱呱而鳴。名曰負版。遇之則凶。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士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買以爲佳致。蓋盛暑嚼雪。誠不俗也。

宋景濂先生以文學際遇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愼犯罪。舉家當坐重辟。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夔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壞。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爲遷葬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昌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

遷不能保其墳墓者有矣非國有恩典誰復爲經營之先生之歿百餘年矣而其良會如此於是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

菽園雜記卷五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衞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充之、勳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將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孫安始、一則夤緣綰雲侯、一則夤緣汪直、皆命由中出、此亦政體一變也、

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汎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送名帖者、遇黠僕應門、則皆卻而不納、或有閉門不納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暇拜其父母、不知此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聞天順間尚未如此之濫也、

景泰年間、吏部尚書王公文、戶部尚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居內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二公交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上不罪儼、而許倫與得會試、是以阿附者有欽賜舉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官、謚文介、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箑者、非是、箑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已、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

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葡萄說。近於宣府李士常家。見其自書一通。筆畫清勁不俗。其言葡萄本中國名果。重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此說有見。又云。其榦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陰者、仁也。蔓□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予謂中果入藥分才用。似未穩。屈伸以時。人亦難之。蓋京師種葡萄者。冬則盤屈其榦而庇覆之。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於庭。或種於園。所種不多。故爲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大谷中。徧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錄於鄉人過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鉉。未知何人作也。後於王元直學正家。閱福建□□縣志書。始知爲閩人俞應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錢塘瞿宗吉

歸田詩話及袁忠徹符臺外稿。然忠徹以此爲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今兒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沙漠後事。應則、其國初人與。

本朝自己巳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人名爲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陝西三邊鎮守。協守。分守。遊擊等官。其制尤爲縝密。但近來添設尤多。姑舉北直隸言之。如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密雲口北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臺頭營山海等處。永平太平寨青山營。娥眉山營。遵化灤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花鎮。紫荊關。倒馬關。凡二十四處。各有守備內官。武官稱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責。內官之設。既非令典。今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許。況此輩原無祿食。太平之時。日費頗豐。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禦侮。必賴將臣。彼亦無能爲也。或犯吏議。朝廷又多原之。軍力之疲敝。軍政之不修。有由然矣。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愜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鼎叔簡、爲尚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酬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殫効之能。念駿奔也。而票名之設。戾於告示。亦愚弄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爲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密務。況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爲近侍之列。則尚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七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

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悖朝廷莫如爵之訓禮有緣人情起者豈亦恃君子無所爭而爲云云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庶幾其能行之乎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皇祖尙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屛去閒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新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遂使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哉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佛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卽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臘偈最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天順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旨遣使臣下旱西□曰哈列地面曰撒馬兒罕地面曰哈失哈兒地面曰阿速地面曰土魯番地面曰哈密地面曰乞加思□處各正副使一員皆外夷人仕中朝者或大通

事。或都督。或都指揮等官皆有主名矣。居無幾何。寢而不行。或云李文達公之力也此事一行朝廷爵賞靡費。固不可言。而沿途軍民勞苦損費。亦何紀極。況異時啓釁。又未可知。使此事果自李公而止。正所謂仁人之言也。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爲應辭。其來遠矣。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園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阯。得其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卽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遇出征。卽量調以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口。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在京各衞。幷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衞所。共二十五萬。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調。北京營制度之大略也。

平江侯陳公豫鎭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

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能無悔也乎。

青州生員古清。恃才妄作。凌虐鄉里。死葬後。人發其屍。支解之。懸於林木。濬縣王都憲越之父。既葬被發。而喪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醬至甕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醬。嘗聞之僚長張文謹云。

嘗聞火雞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刳腹取脂。脂復生。又見列子等書。言昆吾之劍。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鮮。不灰之木。火爇不壞。皆未之信。近日滿剌加國貢火雞。軀大於鶴。毛羽雜生。好食燃炭。駕部員外郎張汝弼親見之。甘肅之西有饕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處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則予所親見也。火浣布、友人凌季行有一縷如指。不灰木、譯□劉楩有束帶。以火驗之。信然。由是觀之。初玉之劍。蓋或有之。特未之見耳。

聞都御史朱公英云。廣東海濱變虎。近海處人多掘岸爲坡。候其生前二足緣坡而上。則襲取食之。若四足俱上坡。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又聞按察使孔公鏞云。廣西蚺蛇。其大者。皮甲鱗皴。雜生苔蘚。與山

石無辯。獐鹿誤從麾蠅。則掉尾絞而吞之。士人取其膽。則轉腹令取。略不傷嚙。後復遇人取膽仍轉腹以瘢示之。人知其然。亦不復害也。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署名字文寸許。一郎官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何如。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爲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爲王兵侍偉。

嘗閱舊簿書。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閣老不與。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與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守巡撫官會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爲首。今皆首內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稱。則近年始。及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部與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御筆矣。蓋內閣大臣。非止養望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也。御史職主糾察。一與會議。雖謬誤。不復可言矣。拉使與議。殆以箝其口耳。各邊總兵。掛將軍印。奉制敕。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今朝鮮國王咨文。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所謂總兵官。蓋指掛印征進者。若京師六軍。總於天子。非臣下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成而不可變矣。

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皆輕。宋元豐間。爲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闢於前。穀非倍收於昔。特以國

初籍入僞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強兼併沒入者。悉依租科稅。故官田每畝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額。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運糧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宣宗明燭是弊。詔官田減稅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況鍾、抗章上請。得邀優旨。共減稅糧七十二萬餘石。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郵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汔可小康。自後水旱相仍。無歲無之。加以運漕虧折。陪賠不訾。民復困瘁。況沿江傍湖圍分時多積水。數年不畊不穫。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官稅者。類皆重額之田。此吳民積久之患也。

京師鉅剎。大興隆大隆福二寺。爲朝廷香火院。餘有賜額者。皆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於其寺休憩。巧宦者率預結僧官。俟其出。則往見之。有所請託結納。皆僧官爲之關節。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以此。京衞武學之東智化寺。太監許安輩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順間主之者僧官然勝。讀書解文事。時閣禹錫以國子監丞掌武學事。勝則往拜焉。禹錫托故不見。他日饋茶餅卻之。以詩投贈。又卻之。終始不與往還。禹錫可謂剛介之士。其賢於人遠矣。

湯都指揮允績、博學強記。論議英發。爲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傲妄。眼空時輩。於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賢弟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頗號險要。適參將員缺。兵部以允績舉充。卽鎭未久。有故人來謁。呼酒共飲。適報有數騎薄城下。允績語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其人來與觀也。方出城未遠。有人伏溝

中。一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爲將官夸大輕率之戒。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焉。近時一進士、平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病陰痿。吉士自譽善醫。具藥濯爲洗之。因得爲御史。翌聖夫人之姪季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寮濟寧人、與通友善。嘗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鐍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篋舊衣下皆土塹。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誣我家耶。命毆之。通跪請。乃令自擔其二篋去。時人爲之語曰。洗鳥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者氣爲沮喪。其辱敗士風甚矣。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邱內翰仲深不合。邱每投間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嘗短葉於邱。邱因爲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無辜之民爲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已。蓋張某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邱不之察也。邱素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銜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允績、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內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憮然曰。與中笑我。乃爲入閣地耶。及大藤峽用兵。敕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某先入之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後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已。文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

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出幾內。幷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幾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武庫。嘗以爲有害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隸銀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戶部。事體窒礙。不果行。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清。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錦衣馮鎮撫瑞、中官家人也。亦頗讀書。其家玩器充聚。與之交者。以馮清士目之。成化初。爲勘理鹽法、差揚州。城中舊家書畫玩器。被用計括掠殆盡。濁穢甚矣。吾鄉達有爲刑部郎者。素與往還。亦嘗被其所賣。馮死後。人始言之。凡居官者。此等事亦不可不知也。

山西石州風俗。凡男子未娶而死。其父母俟鄉人有女死。必求以配之。議婚定禮納幣。率如生者。葬日。亦復宴會親戚。女死。父母欲爲贅壻。禮亦如之。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爲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於平原曠野。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最不通時宜者。迺者都

御史李公賓亦以戰車爲言兵部重違其請嘗令成造試之不欲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戰車之名王云是名鷓鴣車蓋謂鷓鴣啼行不得也李聞而恚之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剝而成者高郵衞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鋭鋭以爲珍藏焉此等事雖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卽南京太常少卿道之母也道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尙寶卿陞是官（文徵明云文貞薨世時郭夫人猶在且不聞有封婢之說或他日以導推恩容或有之）（黎按文貞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卽此婢也朝廷特降制封之其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錄內安得云無此說也衡山公一時偶未之考耳）

詩蠐螬在東釋者以爲天地之淫氣或以爲日光射雨氣而成然今人露置酒醬於庭見虹則急掩蓋之不爾則致消耗相傳虹能食此嘗聞廣西杜監生云其家舍旁舂井時時出虹叔父頗健狠率僮掘之深丈餘見一肉塊大如釜無首尾蠕蠕而動欲煮之家人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矣虹蜺蠐螬字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見又虹字北方人讀作岡去聲今吳中名鞭撻痕亦用此音其卽此字耶

占卦者以錢代蓍其來久矣舊以無字一面爲陽有字一面爲陰至朱文公反之以有字爲面爲陽無字

爲背爲陰有儲泳者以爲古銅器物款識皆在背如鏡是已予按此說非也錢之有文爲錢設也今印信與宮衙銅牌皆然錢背間亦有一字者印背有鑄造年月字銅牌背有號數字若鏡之爲器主照物不重在文豈可以此爲律邪

初過呂梁洪沽頭閘直沽不知洪沽字義後考之石阻河流爲洪方言也又蜀人謂水口爲洪梓潼水與涪江合流如箭故有射洪縣若沽乃漁陽水名今直沽雖與漁陽地相近然註云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則又非矣所謂直沽沽頭蓋水道之通名亦方言如瀆字本雨不絕貌今南方以爲溝渠之名北人則不解道也

病痔者用苦蘘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撩苦蘘頻頻揉洗湯冷卽止日洗數次予使宣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效故記之蘘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故友支蘗字有禎篤行之士嘗言星辰雲物天之章也今衣段織雲者庶民皆服之五糖七糖席面內有糖人是人食人也有賢者在位當禁之言雖迂甚有理致

菽園雜記卷六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渝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卽今開封府封邱縣地。淇門今屬大名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卽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淸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淸。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己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淸。屬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闊。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尙通。今濟寧在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上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般運至衞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建言。工部尙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爲濟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尙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凡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爲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爲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爲厲。游魂爲變。有所歸往而不爲災。此正伯有爲厲之厲。翰之意。蓋欲乞爲墓招葬巡等。故云然耳。非解厲鬼字義也。後人多誤解此字。致生邪說。至有以厲卽古癘字。謂巡爲掌疫癘之鬼。若致道觀塑巡爲青面鬼狀。世之謬謬如此。正由誤解此字故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譌爲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譌爲三姑。而肖三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譌可笑。大率類此。

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爲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張啓昭翰撰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守之久不出。乃以土石塞之而去。每過其處。竊視之。封閉如故。人不知也。久之。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又過其處。則山已崩裂。其下成渠。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也。逐雉者爲言其事。始知雉亦能爲蛟云。

京師多尼寺。惟英國公宅東一區。乃其家退閒姬妾出家處。門禁嚴慎。人不敢入。餘皆不然。然有忌人知者。有不忌者。不忌者、君子慎嫌疑。固不入。忌者有奇禍。切不可入。天順間。常熟一會試舉人出游。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一尼寺。被留。每旦尼卽鎖戶而出。至暮潛攜酒殽歸。故人無知者。一日生自懼。乃踰垣而出。出則臞然一軀矣。又聞永樂間有圬工修尼寺。得纏髻帽於承塵上。帽有水晶纓珠。工取珠賣於市。主家識而執之。問其所從來。工以實對。始知此少年竊入尼室。遂死於欲。屍不可出。乃肢解之。埋牆下。法司奏抵尼極刑而毀其寺。今宮牆東北草場。云是其廢址也。

唐季黃巢之亂。兵鋒所過。多被殺傷。然巢性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州、黃岡、黃梅等處。皆以黃字得免。徽州歙縣地名篁墩。本以產竹得名。民以黃易之。亦得免禍。近日程克勤諭德。始徵士大夫詩文表白其事。而復篁墩之名。夫大盜如黃巢。亦有此善。則信乎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滅也。

永樂間。敕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年二十以上、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衞。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衞。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疎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尙書余公議欲再爲差官點選。時當選處適多饑饉。職方郎中劉大夏與予力沮之。余不能奪其議。遂寢。

今之所謂左。蓋卽古人之所謂右。如易繫傳辭。書其後曰右第幾章。說文註親字云。左從辛。從木。志錢幣者云五銖錢右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人乃與相反。予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

分左右。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爲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爲左。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營宮室位置。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位。則云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太社與白虎在西。又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未能決然無惑也。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爲尚書。必欲爲覆奏。予草奏大略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卻之。如或閔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尊。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詒笑於天下後世。陳公覽之。恐拂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爲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鬣耳。初無大異。輟耕錄所言。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羖。醋蜜酪各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祿日給酒飯。所費無算。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蜜醋酪以飼之。蓋胡人故爲此以愚弄中國耳。

莊子言卽且甘帶。卽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甘之之義。後聞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躍至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腦耆。聞蜈蚣過蝸篆。卽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東青鷙禽也。而獨

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雖譏切時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讀也。書言議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可偏廢明矣。嘗見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爲俗流。而於時制漫不之省。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顧以法司爲刻。良可笑也。

本朝子爲母服斬衰三年。嫂叔之服小功。皆所謂緣人情而爲之者也。然韓退之幼育於嫂。嘗爲制服。而程子於嫂叔無服。亦嘗言後聖有作。雖制服可也。母服斬衰。則以儒臣羣議不合。高皇斷自宸衷。曰禮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我始。

北方老嫗八九十歲以上。齒落更生者。能於暮夜出外食人嬰兒。名秋姑。予自幼聞之。不信。同寮鄒繼芳郎中云。歷城民油張家一嫗。嘗如此。其家鎖閉室中。鄒非妄誕人也。秋、北人讀如簉酒之簉。

一彎西子臂。七竅比干心。詠藕詩也。相傳衞文節公作。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留青草。萬里歸心放白鷗。恕齋詩也。程少詹克勤云。嘗見作此題者。多涉頭巾氣。惟此聯出色。又聞邵復初郎中云。鄉人取龍湫祈雨。後送水還湫。有作文者集古句一聯云。雨三日不止。求之與與之與。水一勺之多。出乎爾返乎爾。亦佳。

永樂三年。命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質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時與選者。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

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吾紳、楊勉二十八人。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文皇喜曰。有志之士。命增爲二十九人。名庶吉士。聞洪武壬子歲。嘗選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職。讀書文華堂。後又選進士爲庶吉士。分置近侍諸署。若解縉爲中書庶吉士。是也。而專置之翰林。則始於此。

天順間。文臣閣老李文達公賢、武臣錦衣衞指揮門達。最得君。而達尤聲勢隆赫。傾動中外。嘗忌李出己上。欲乘隙間之。有軍匠楊暄者、以工彩漆著名于時。一日疏達不法事以聞。達因憩於上云。此李賢嗾之也。知上必親鞫。密召暄囑之。暄懼死。陽承順惟謹。上果鞫於內苑山子下。暄以實對云。事非由賢。門達囑臣誣賢。臣於賢素不識。不敢枉也。達由是寵衰而禍作矣。古人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觀此可知。

行人司行人、初置三百六十員。今存三十六員。蓋國初諸司官不差出。凡有事。率差行人。永樂中減革行人員數。諸司公務。差本衙門官出辦。行人非册封親王、使外國。賫捧詔書之類。不差。然當時進士除行人者。九年才得陞六品官。人多不樂。今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三年得選任御史。行人頓爲增重於前。舊嘗爲之語云。非進士不除。非王命不差。非餽贐不去。其濫可知。今朝廷重之。人各自重。無此風矣。

秋官屠郎中之妻。無子而妒。懼其夫置妾。常爲賤娠以沮之。一年果娠。彌月而產。則一胞爲烏卵者四十

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項尚書之女無夫而娠家人恐其彰醜飲以泠藥敗其胎竟不效及期而產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敬禮甚隆飲食一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果狀元及第雍御史泰未第時嘗自金陵還陝西道經鳳陽投宿一老嫗家問知是舉子喜云昨夜夢有御史過吾家子其人耶雍後以進士令吳被召爲御史陸參政孟昭未第時夫人夢得官參政後果不爽觀此則人之出處信有前定非偶然也

錢原溥學士回自謫所道江西布政使翁公世資作詩送之序云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得非闕典與汝言卽以先生之言入奏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甲申英廟上賓先生遂爲權貴所擠而有順德之行皇上一日御經筵閱講臣獨以先生不在爲問遂下吏部召還復舊官予嘗以是質之內閣供奉謝伯寮云歲甲申以下一段失實蓋原溥嘗在內書堂教書今之近侍若懷恩輩皆多出其講下其出以附王倫其入以懷公之力也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伯宏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部尚書王驥封靖遠伯天順中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貞封武功伯鴻臚寺卿楊善封興濟伯成化間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有貞、越、不久革爵謫遠地基、善革於身後子孫

世祿。驥一人而已。

本朝軍衞舊無學。今天下衞所。凡與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學。食廩歲貢。與民生同。軍衞獨治一城。無學可附者。皆立衞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琦之請也。其制。學官教授一員。訓導二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衞學之有歲貢。始於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平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先入學者從提學御史試而充之。

爲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否則下人承譌踵誤。不勝其弊矣。丁酉歲。予有考牧之役。至遷安。適同年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予戲語云。饌有驢板腸。卽赴。蓋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諱以爲詬者。如蘇潤云鹽豆。江西云臘雞。湖廣云乾魚之類。是已。河南人諱偸驢。廷珪、河南衞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率吏人捧熟饌以進。問之云。聞公嗜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既而自悔自是不敢戲言。

嘗登嶧山。山僧作水飯爲供。食一蔬味佳。問之云。張留兒菜。令採觀之。乃商陸也。餘姚人每言其鄉水族有彈塗。味甚美。詳問其狀。乃吾鄉所謂望潮郎耳。此物吾鄉極貧者亦不食。彼以爲珍味。商陸在吾鄉。牛羊亦不食。彼以爲旨蓄。正猶河豚在吳中爲珍異。直沽漁人、刳其肝而棄之。時魚尤吳人所珍。而江西人以爲瘟魚。不食。世之遇不遇。豈惟人爲然。夫物亦有然者矣。（仲裘聞張留乃樟柳也。）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用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

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謝罪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爲何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局蹐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

常朝諸司奏事御前事當準行者上以是字答之成化十六七年間上病舌澀每答是字苦之鴻臚卿施純彥厚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請以照例字易之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由是得拜禮部侍郎掌寺事尋陞尚書加太子少保純京師人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陞至此可謂際遇之隆矣人有爲之語云兩字得尚書何用萬言書

天順間鄉人陳錡鼎夫爲職方郎中嘗談及時事云近得葉與中奏保巡按廣西御史吳禎巡撫其地時葉公總督廣東西軍務舉禎欲分任其責也因問禎之爲人鼎夫云一利口耳與中以誠待物宜有此舉異日必爲此人累也予竊記之後禎得位結搆廣人百計謗葉李閣老惑之時因言官嘗薦葉入朝僅移節宣府而禎不久亦敗矣予於是服鼎夫之先見云近聞于少保薦王偉爲侍郎時商狀元嘗密言其非所宜薦然疏已入矣既而于公有不愜意時每自嘆云先見不如商大朴大朴商公舊字也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

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讐而殺之。無別故也。奏上。命斬於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至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同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於義而蔽於愚。其可哀憐也哉。

浯溪、唔臺、唐亭。皆在今永州祁陽縣治南五里。唐元結次山愛其勝異。遂家其處。命名制字。皆始於結字。從水從山從唐。皆曰吾者。旌吾獨有也。今按唔唐字。韻書無之。蓋制自次山。浯本瑯琊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谿。命名曰浯。則自次山耳。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酒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每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語之。不少貸者。在翰林時。嘗忤權貴。出爲安陸知州。同寮餞之。或倡爲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陳云。鱻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嘗聞河內縣丞韓肇云。一人病耳癢。命鑷工爬剔之。耳中出彩帛碎屑。終亦無恙。予不之信也。近尙書涿水張公患瘡在告。予往問候。云一日閒坐。忽臀肉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紅一線五六寸。初疑是觔。詳視之。實線也。方怪之。俄而覺痛。瘡遂作矣。卽此推之。則耳中碎帛。亦或不誣。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永樂五年。會議北京合用糧餉。雖本處歲有徵稅、及屯田子粒。幷黃河一路漕運。然未能周急。必藉海運。

然後足用。見在海船數少。每歲裝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之太倉。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設左右運使各一員。從二品。同知二員。從三品。副使四員。從四品。經歷司照磨所品級官吏。俱照布政司例。本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其職。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衙所。見有海船、幷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奏上。太宗有再議之旨。遂不行。

茲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茲種都絕。蕪菁南方種之亦然。蓋茲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也。此說見蘇州志。按茲菜卽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比屋醃藏以禦冬。其名箭幹者。不亞蘇州所產。聞之老者云。永樂間。南方花木蔬菜種之皆不發生。發生者亦不盛。近來南方蔬菜無一不有。非復昔時矣。橘不踰淮。貉不踰汶。雊鴝不踰濟。此成說也。今吳茲之盛生於燕。不復變而爲蕪菁。豈在昔未得種藝之法而今得之邪。抑亦氣運之變、物類隨之而美邪。將非橘柚之可比邪。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人尙不知邪。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脩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今人有喪。翦帛以授弔客。謂之發孝。大抵京師人家發孝。主於勾引祭賻之貲。江南人家發孝。主於勾引人光賁送喪。士大夫家亦有爲之者。此非禮之禮也。楊文貞公遺戒子孫不用此。最是。

朱文公先生本號晦庵。今人稱考亭者。亭本前代一御史、築於其考墓旁。故名。歲久亭廢。韋齋愛其山水。

嘗欲卽其廢址作書院而不果。文公後作考亭書院。以成先志。非別號也。

開元錢文。或讀作開通元寶。或作開元通寶。本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非明皇開元年間鑄也。今錢背間有新月痕。人遂以爲始鑄錢時工人呈蠟樣。楊貴妃玩視之。因有指甲痕。此蓋不知典故者。因明皇年號與錢文偶同。而附會其說耳。伸按錢志。謂爲文德皇后掐痕。

菽園雜記卷七

予爲庠生時。嘗以家難赴憩前巡撫崔莊敏公。公以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也。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一節爲題。命作講義。公初讀破題喜。及讀至結尾。有云使葉公而知此。其肯以證父攘羊之爲直。使漢高而知此。其肯貪天下而分羹於敵國哉。乃益喜稱賞之。予時亦以爲偶有新得也。近得楊廉夫樂府有梧羹詞。鄭子美文集有索羹論。乃知此義古人先得之矣。鄭論云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弒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有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既不知出此。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羹爲名言。案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末乃引孟子答桃應之問結之。此前人所未道也。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

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效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攬之。不使汎濫四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卽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輅自內閣罷官歸。工部侍郎杜公謙、時爲主事。治水呂梁。遇之獨厚。商後被召復職。每汲引之。白恭敏公圭、任渰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召爲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於辭色。少保于公謙爲兵部尚書時。葉文莊公在兵科。屢劾之。後喪偶。請于爲誌墓。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譖其議己。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爲禮部。其不同如此。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册歷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爲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細布絹其口。引之以索。浸糞廁中。日久糞汁滲入瓶滿。自沈取埋土中。二三年化爲清水。略無臭氣。凡毒瘡初發時。取一盌飲之。其毒自散。此法聞之沈通理先生。嘗試之有效。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皁角末。歠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良愈。

輟耕錄言嬸妗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爲嬸。舅母合而爲妗耳。此說良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合而爲黯。輕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爲襄。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卽而已字反切。楚辭些卽娑訶字反切。今以類推之。蜀人以筆爲不律。吳人以孔爲窟窿。又如古人以瓠爲壺。詩八月斷壺。是已。今人以爲葫蘆。疑亦諸字之反切耳。

世俗相傳。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生日。然不見於紀載。許文口公彬重修蒿里祠記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屬東嶽帝君誕辰。天下之人。不遠千數百里。各有香帛牲牢來獻。夫二儀既分。五嶽以峙。非今日生一山。明日生一山。有日月次第可記而謂之生日也。其妄誕不辯而明矣。不知許公何所據而書之石乎。然其文集中無此篇。殆他人依託者。

韻書云。楚莊王滅陳爲縣。縣之名自此始。此說非也。周禮小司徒有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又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則縣之名。先已有之。但與今縣制不同耳。或謂郡縣自秦漢始。亦非也。周制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廢封建之制。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漢因而增置郡國六十七。郡之名亦先有之。特古今制度不同。大小輕異耳。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居亡幾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爲間曰已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數日率用俄而字後人效之如敍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而殂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紛異說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屬晉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已四鼓蓋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敍事之文可不愼歟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禮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於守月朔望必延至講書府學嘗令吏饋米於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將取還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卽令人請見繼忠對使者云吾爲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浣濯衣冠齋沐而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義繼忠云此士子之務耳公爲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邪守益起敬遂問今日何者爲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勤王爲急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鎭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

戶部尙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它之問僧云尙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燭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隸汚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

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丈量田地。最是善政。若委託得人。奉公量見頃畝實數。使多餘虧欠。各得明白。則餘者不至暗損貧窶。欠者不至虛陪糧稅。弊除而利興矣。周文襄巡撫時。嘗有此舉。以屬戶部主事何寅。寅日惟耽酒。未嘗徧歷田野。親視丈量。祇憑里胥輩開報。輒與準理。丈量稍多分毫者。必謂之積出。比原數虧欠者。皆謂之量同。更不開虧欠一項。如太倉城中軍民居址。街衢河道。皆作納糧田地。量至北郊二十七保。多出田畝若干。將內二頃九十三畝有奇。撥與太倉學收租。蓋縮於城市。而伸於郊墟。故有此積出。非原額之外田也。別處量出多餘者。則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統初至今。量同者納無地之糧。京官家享無稅之利。是雖何寅貽患於民。而文襄安於成案。不察其弊。蓋亦不能無責也。寅、廣東南海人。嘗問其家世。已蕩然矣。或者爲官不忠所事之報耶。

府官之制。始於秦立郡守、郡尉、郡丞、郡監之官。漢因秦制。罷郡監。以丞相史分刺屬郡。謂之刺史。景帝改郡守稱太守。郡屬有司馬之官。後漢有郡主簿、五官掾、五官掾者、兼置功曹、戶曹、決曹、賊曹、倉曹是也。晉、齊、梁、陳。竝因之。隋改刺史爲總管。以長史司馬、錄事參軍、東西曹掾、司功、司兵、司倉、司士、司馬、司法、司戶諸參軍爲參佐。而省治中別駕。煬帝改總管爲太守。改長史司馬爲通守贊治。尋改贊治爲郡丞。唐改太守爲總管。又改總管爲都督。省郡丞。置別駕長史。餘悉因隋制。景雲初。罷州都督爲刺史。天寶元年。改刺史爲守。乾元元年。陞州刺史爲節度使。大歷五年。改節度使爲觀察使。宋以知州大都督之

衙。其官屬有通判、長史、司馬、簽判、判官、掌書記、推官、支使、錄事、司戶、司法、司士、司理、參軍。政和間。置司儀、司兵、司功。與司錄、司戶、司士、司刑。爲州七曹。宣和間。改州爲路。設安撫使都總管兼本路鈐轄。紹興初。改州爲府。以知州爲知府。設通判三員。罷司儀、司兵、司功諸曹官。元改府爲路。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照磨、提控、案牘、譯史。及錄事司達魯花赤錄事判官各一員。本朝改路爲府。革達魯花赤、治中、提控、案牘、譯史、錄事。改總管爲知府。判官爲通判。而同知、推官、經歷、知事、照磨。則仍其舊。檢校則建置云。

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賤者。往往依附名族。誣人以及其子孫。而不知逆理忘親。其犯不韙甚矣。吳中此風尤甚。如太倉有孔淵、字世陞者。孔子五十三世孫。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其父之敬、任元通州監稅。徙家崑山。元祐初。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宮。世陞多所經畫。遂攝學事。號莘野老人。子克讓、孫士學、皆能世其業。士學家甚貧。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力拒之。歿後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聖賢之後。爲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

周瑛良石知廣德州時。作祠山雜辯。其辯埋葬一事云。按埋本作貍。周禮以貍沈祭山川。注云。祭山林則貍之。祭川澤則沈之。是埋藏者、本山澤之祭也。其曰今夜埋藏及旦皆無有。過言耳。考諸本集誌埋藏事。謂坎地深廣各五尺。凡祭物皆三百六十。舁置坎中。蒙以太牢之皮。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見贏餘。或加縮於初。及久後埋藏。或值其故穴。皆不見其中所有。此說未爲無理。蓋土不見贏餘者。平治之也。或

加縮於初者物腐而土陷也久後埋藏不見中所有者物化也今盜發古塚皆不見其中所有者亦化也人言地熱則速化埋藏易化地熱故也道流欲神異之故爲過言以駭愚俗耳所云本集蓋祠山舊有指掌集良石按而辯之

布衣沈鑒文昭、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時自爲沈落魄或問云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是貧賤無福何也文昭云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老僧惟寅嘗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如人家子弟有志讀書若無衣食之憂戶役之擾疾病之累以奪其心便是有福縱使無憂於衣食無擾於戶役若身常有疾則不能遂志卽是無福此等議論皆有理

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聞也今所謂皇莊者大率皆國初牧地及民田耳歲計之入有內官掌之以爲乘輿供奉然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有倉廩府庫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爲己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聞大臣中惟彭文憲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聞有議乞革罷者何邪或云正統天順間尙無之

瞿世用御史巡按廣東時嘗寢疾臥內有堊壁一堵一夕勾出山水圖世用心怪之然猶疑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爲畫也乃命以墨塗之隱隱猶見筆跡後數日才滅世用病尋愈亦無他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制一日含青李於腮紿家人瘡瘧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神謂五所患是名丁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

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喚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示之。掉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此家人無崇信者。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閤下。靖聞上清下濁。炱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峨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鎭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大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淸海嶽。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人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略。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右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記載。喜其奇而錄之。聞高皇將起義。陰卜於山寺伽藍神。三投珓。皆不許。遂擊破神像而去。十數年間。致成大業。蓋古之英雄豪傑。欲建功業。若衛公者。必其先有定志。而假鬼神以決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況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雖鬼神之靈。亦莫能測其機兆。則夫叢祠土偶。豈能決哉。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焰炙手可熱。文人武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

師有賀三老者。吉祥從子都督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麵衚衕口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而豔。都督石彪欲取爲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彪棄市。曹欽謀反。凡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盡。三老獨免。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有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拏殃兒。此特里閈奸邪耳。又有幼男詐爲女子。傅粉纏足。其態逼眞。過門時。乘其不意。卽逸去。成化間。嘗有嫁一監生者。適無釁可逸。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有男詐爲女師者。京城內外人家。留教緘指。後至眞定一生家。生往狎之。力辭不許。生強之。乃男子。遂縶之於官。械送京師法司。奏置極刑。此皆所謂人妖也。

鮠魚字一作鮰。味美而子有毒。不減河魨子。食之能殺人。聞蛇亦能化鱉。凡鱉在旱地得者。不宜食。下水則無毒矣。

駙馬都尉本秦漢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駙馬都尉主駙馬。騎都尉主羽林騎。是謂三都尉。今止稱駙馬。省文耳。然唐人云。戚里舊知何駙馬。今人數列侯云。公侯駙馬伯。蓋詩詞文移取便無妨。若君前奏對。自當稱駙馬都尉。今謁陵陛辭復命。皆云駙馬臣某。蓋承襲謬誤。莫之正耳。

成化庚子。山西石州民家生一豬。二頭二尾八足。共一脊。生卽死。王主事祿公差至其地。嘗聞之知州云。嘗與鄭介庵會飲。介庵問魚餒肉敗。不直曰魚爛肉腐。而云然。何如。予不能對。因請教曰。魚之爛自內始。

如腹之餒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敗。請問何出。云不知所出。嘗聞之先輩張伯緒如此。後讀程沙隨思問錄。中具此說。始知出於程。嘗見晦庵先生稱沙隨爲程丈。蓋前輩也。思問錄於論孟多所發明。

同寮劉時雍言其鄉一女染奇病。每中夜有物來與交。日漸羸憊。醫莫能治。聞一道士能祛邪。請治之。道士求二童男沐浴更衣。各授以劍。作咒語。噀水使舞。舞將終。叱之去。二童趨出投水中。久之不起。衆危之。踰半日。水忽涌起二童共持一大蛇頭出。頭微有角。蓋蛟類也。二童仆地。久而始甦。女是夜始安寢。病不復作矣。道士由是名譽大振。後有人召之。竟不驗。或疑其犯淫汚自壞也。夫蛟、惡物也。昔周子隱、許旌陽皆嘗斬蛟。疑天地間自有此等神術。人能至誠感神。則神物爲之訶護。而其術以行。不然。則深淵之底。蛟龍之所蟠據。人雖氣正而才武。非其素履熟由之地。而亡生以狥之。鮮有不墮其牙頰者矣。安望其能提髑髏而出哉。

翰林編修張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徒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礙。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係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爲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爲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虛應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時典選者相繼多北人。大率專主體貌。則其類得以並進。況學識兼備者。必思舉其職。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默者之易制也。鹽山王忠肅公、素有

重望。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則其餘不足責矣。使爲吏部者。以公天下爲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若場屋時文。則不以試。每五六人中。擇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寮吳味道處之。遂昌人。嘗言其家人看稻莊所。夜吹笛以自娛。忽有大面矬人倚石而聽之。次夜亦然。家人知其爲鬼物。然未敢發也。至三夜。乃然炭坐處。燒鐵筯炭中。取笛吹之。其物復來。乃出其不意。取筯刺之。急趨水旁去。詰旦蹤跡之。見一大蝦蟇死水旁。刺痕在其頷下。

近時言官言宮闈事。嘗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謔。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餂之。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爲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聞此等嘲謔。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國家之幸也。

士兵之名。在宋嘗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騎。敢於戰鬬。若選作士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敕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士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

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成化十六年四月初二日。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雪山移動。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物搖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日亥時。滿川地震至天明。約有一百餘次。次日午時止。廨舍牆垣俱倒。壓死軍民囚犯皁隸二十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男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本日戌時地震。人皆偃仆。牆垣多傾。以後晝夜徐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時方止。各處奏報地震。無歲無之。而雲南之山移地震。蓋所罕聞者。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八

襲封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廩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眞人往回水陸起上馬站船廩給且有馬快船之從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芳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予聞之頗不平言於尚書余公欲優厚之公慨然曰是義舉也卽日奏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起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時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也

近有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左右等四衞勇士小厮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鞾事不下議部卽可之時固安王公復爲工部尚書余肅敏問之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王公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其不勞縫製得以赴日起行京衞軍士守衞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歲給與布疋綿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衞軍士旣給以布花而又加此非惟失預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於國體胥失之矣余公服其言

每讀春秋左氏傳列國大夫或論事或諫君動輒陳古制度如指諸掌公父文伯之母雖一婦人而其敍王后親織元紞以下云云本末不遺如此則當時學士從可知矣於此不惟見古之人才皆有用之學亦可以占先王教化之盛矣今吏部每選考試監生作經義有不能記本題者任意書平日所記文字

塞白名曰請客文章亦得除授有司一職云此風自宣德以來已有之矣夫時文與古義雖大不倫而姑恤之政蓋無有甚於此者嗚呼使此輩而寄以民事欲民之弗病得乎

嵇昭、蘇州崑山人正統六年任知灤州涉獵古今涖民得體尤善楷書十三年以外艱去至今不忘其善此永平府誌名宦條所載然崑山未聞有此人豈其先流寓他處出身籍貫猶書所自與記以備考

廣陵之墟有五子廟云是五代時羣盜嘗結義兄弟流劫江淮間衣食豐足皆以不及養其父母爲憾乃求一貧嫗爲母事之甚孝凡所舉動惟命是從因化爲善鄉人異之歿後且有靈異因爲立廟吳中祭五通神者必有所謂太媽疑卽此鬼也噫人莫不善於爲盜而亦有風木之思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泯也況非其眞母而皆能循其教卒化爲善不亦尤可取乎世有親在而不遵其教親歿富貴而不思者視五子能無愧乎

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七八百里夷人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時嘗因言者欲築立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時夷人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則是非不可以駐牧耕種也當再詢其所以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嘗在定州適知州送馬神胙因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

生入揖問之。亦然。蓋此禮之不講久矣。但不知太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天妃之名。其來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爲妃。然則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時。莆田林氏女有靈。江海中人稱爲天妃。此正猶稱岐伯張道陵爲天師。極其尊崇之辭耳。或云水陰類。故凡水神皆塑婦人像。而擬以名人。如湘江以舜妃。鼓堆以堯后。蓋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像求之。而謬爲此也。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其先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皆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爲定位。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今遂爲定居。

沈通理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一空櫃中。其髮萃蓬相結。凌季行言。褚御史昌允家人遇雷震死。徧身衣皆裂成細條。闊狹如一。邵文敬言。其鄉雷擊一佛殿。兩鴟尾皆失去。蓋脊筒瓦內石灰泥。撒淨如掃。而瓦復不動。張汝弼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去其舌。夏德乾御史知新淦縣。言本縣一山有雷神。甚靈異。嘗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嘴爪如鷹者三。盤旋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梢。俱深入寸許。無一差爽。瞿世用御史嘗知崇仁縣。一日雷雨中有物墮譙樓。黑色。無頭尾。其圓徑丈餘。不久復飛去。疑其爲雷神。此皆平日聞坐客所談。因類記之。

羣舊作群。云高皇惡君與羊竝。命移君羊上。景舊作昶。云文皇爲夏中舍改書。崑舊作崐。云崐尹馬文炯

欲鎮壓其民改書。此鄉俗相傳。然羣崑古字。觀韻書可知。昺字。嘗於山東憲副陳善所觀趙松雪墨卷見之。蓋徧旁上下。自昔竝用。祖宗及文炯或者改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甲申進士。孟茂。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老賢。賢對以音與陝同。因命改姓陝。近時山東布政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有警。上覽疏。見其名。嫌德盛於得勝相近。命改名靖。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嘗被薦。徵上京師。授春坊諭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以理學名。有司嘗應詔薦上。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駕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誚之云。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冤。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老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襄王。因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於其處。已積塵埋沒寸餘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亦以此云。

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三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戴御史用字廷獻江西高安人未第時嘗延一師於家塾師好爲人作訟牒用父却之其俗凡爲師棄於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處鄰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直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搒掠乃自誣服用家出重賞購求能得其蹤跡者踰年忽一人報其匿處乃俾爲鄉導果得之事始白後登成化丙戌進士第仕至貴州參議彼衡門褐夫不皆用伍則死於寃獄者豈少乎此典刑者所以不可不敬愼也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饋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揚親聞其事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縣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下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趺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也

山西之石樓永昌陝西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術名小法子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卽死始覺時急求解法則免廣東西人善造蠱置飲食中中之卽腹脹死以藥物解之卽吐出本形或魚或蛇或蝦蟆而愈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卽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股視之果木也此皆問之其鄉人皆以爲實有者

成化初江淮大饑都御史林公聰以便宜之命賑濟駐節揚州令御史借糧十萬石於蘇州府知府林公一鶚以蘇爲閩澥矜喉江淮衝要萬一地方不靖無糧其何以守不許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

鴞知大體云。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麑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裹無口便成衰。二人士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兩家擇配。巳酉二命相當。皆佳。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可作佛。女卑爲婢。女又可爲奴。亦可喜。

史傳所載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脇。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先儒多以爲妄。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子。從右胳下水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皆創合。母子無恙。二事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巡按鳳陽御史周蕃奏靈壁縣民家生一子。潰母臍下而出。創潰處尋愈。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當亦不誣也。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卽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七八。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什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衞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手衞有等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衞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爲常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爲身謀。其不敢逃者。爲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

制爲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想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急須飲器也以其應急而用故名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註云飲於禁反溺器也今人以暖酒器爲急須飲字誤之耳吳音須與蘇同今稱煖熟食具爲僕憎言僕者不得侵漁故憎之王宗銓御史嘗見內府揭帖令工部製步甑云卽此器乃知僕憎之名傳譌耳直駕校尉著團花紅綠衣戴飾金漆帽名曰只孫鵝帽只孫衣名今人有稱執金吾帽者亦似是而非也

醫士劉溥字原博博學能詩畫士范暹字啓東讀書善談二老皆蘇人在宣德正統間館閣諸公皆愛重之原博僅官太醫吏目啓東終身布衣而已意者當時士人皆知自重不肯干人當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厚而然邪吾於是不能無感

崑山五保張某兄弟業瘍醫凡求療者必之弟而不之兄由是弟日饒兄日凋落兄妒之欲俟其出將甘心焉一日買舟入城兄預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捽其弟舟人懼急撐舟就岸得逸去將訟縣有父老曰彼無天理而害汝今計不行是有天理也若訟之且將拘繫證佐必貽害舟人不如且止從之未幾兄一夕睡至旦目不能開竟成瞽疾而死於貧人以爲不道所致云

元制內設中書省外設行中書省故舊時移文中多稱各省今既改行省爲布政司而移文奏章尙有稱省者今之提刑按察司卽元之肅政廉訪司俗稱按察使爲廉使按察司多扁肅政字皆踵其舊也揆之時制似亦非宜在京各道廳事及在外察院多扁正己字諸司則無之蓋誤讀程伯淳語御吏爲御

史故也。不然。豈有官者皆不必正己。惟御史當然耶。

玉篇奇字類。如款乃、万俟、宿留、冒頓、可汗、閼氏、龜茲。皆連綿假借。餘如祖免、星宿之類。半是本字。未爲奇也。今記憶類此者書之。讀書有得。當不一書。

於戲烏呼。委蛇逶迤。齊衰杏笠。相近讓祈。扶服匍匐。楊休陽煦。子諒慈良。惡池呼沱。曲逆去過。休屠杅除。譙訶誰何。從臾總勇。陂池坡陀。取慮趨廬。毒冒代妹。未嬉妹喜。揖濯楫擢。魋結椎髻。

洒削洗鞘。厓皆　朱提主池。

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內翰季方同游太學。俱有文名。且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師。一日。季方過陳緝熙內翰。適其友李斯式出揖。季方愕視久之。問故。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眞也。翌日。遣人延斯式至家。命工寫其眞。且以示辰。云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之異事也。辰字時用。博學能詩文。與李賓之學士有通家之好。李蓋岳之壻云。

松江一京官。養痾家居。因星士言某年當死。不測。日以詩酒盤桓園池間。雖比鄰招飲。亦不出也。一日。彈琴假山下。石仆壓死。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薄之。無委禽者。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爲然。後數年。閩人子有奄入內廷者。既貴。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之。遙見其貌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云。此非吾母。當更求之。左右觀望其意。至閩。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歿。威寧伯王公爲大同總兵時。術士俞姓者。

一日過職方。予問之曰。當不久敗矣。予問當在何年。曰。今年未幾。降敕面諭革爵爲民。安置安陸州。

周宗伯洪謨之父嘗爲長陽訓導。作妖魅說言門生何瓚與其弟飲民家。瓚醉歸。失弟所在。搜於山。累日。得之木上。問其故。云一人引至此。今見爾輩來。遁去矣。蓋山鬼也。又門生之父鄭老者。入深山採藥。遇木有大菌。乃取之。行數里。有人追與鬬。云何以割吾耳。當見還。鄭老巫者。有禳鬼術。其人不能加害而去。然精思恍惚。迷其歸路。後數日。家人尋得之。邀使歸。固不肯。乃執以歸。藥之而醒。備言其故。如一夢也。大抵深山幽谷中。固多強死之鬼。與木石鳥獸之怪。人不知戒。故有獨行遇害者。凡入深山者。須持利刃。不宜獨行。

吏部尚書歷城尹公旻罷後。朝士多指其招權納賂之跡。甚者上章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濟山東饑民。公之富。未必如是之甚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直以待人不誠耳。如各部司屬官之賢能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舉時。乃先掌科掌道官。若舉部屬。亦先出入中官之門者。平日所稱道者反不與。又嘗記戶科給事中李孟暘、奉使山西。回見代州等處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整飭兵備副使。以專其責。兵部覆奏。已得旨俞允。及咨吏部。乃寢而不行。後察之。副使該於刑部年深郎中內、以次升用。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升。欲越次他升。又恐機泄。故止覬覦京職者。不久果升大理丞。後坐其黨。調外任。

吳中有鬼善淫。凡懷春之女。多被汚。與之善者。金帛首飾。皆爲盜致。吾崑眞義民家一女。將被汚。女曰。涇

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女怒曰。吾心獨不正耶。遂去。更不復來。乃知邪不干正之說。有以也。

蘇城商人蔡某、嘗泊舟京口。見一客。長軀偉貌。鬚髯被腹。髭長數寸。蔽口。縞計其有礙飲食。乃邀入食肆以觀之。客臨食。脫帽拔髻中二簪。綰其髭。插入兩鬢。長歠大嚼。旁若無人。食已。謝去曰。感君厚情。何以爲報。令舟中取一木棍授之。云倘舟行有人侵侮。當以此示之。云鬍子老官壓驚棍在此。彼必退去。後行江中。猝遇暴客。蔡如其言。果不犯而去。如是者再。始知其爲暴客之渠魁。威信素行於人故也。蔡後死九江。客聞之。賻以白金。遣人護喪至京口而去。

鈔字。韻書平去二聲。皆爲略取寫錄之義。無以爲楮幣之名者。今之鈔。卽古之布。詩云。抱布貿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但古以皮。故曰皮幣。今以楮。故曰楮幣耳。宋有交子、會子、關子、錢引、度牒、公據等名。皆所以權變錢貨。以趨省便。然皆不言其制。惟入中鹽糧有鹽鈔。鈔之名始見宋史。蓋卽今鹽引也。今文移中有關子。僧道簪剃有度牒。鄉試舉人投禮部。有公據。茶鹽等貨俱有引。皆公文耳。金史記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闌下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貫至五十貫。名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元史記鈔之文云。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然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蓋始於金而元承其制。本朝沿襲之歟。聞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但有一

貫文者。每貫直銀三釐。錢二文。非復國初之直矣。其制。以桑楮皮爲之。豎長一官尺。橫八寸。額上橫作楷書。云大明通行寶鈔。中作楷書一貫二字。字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疊篆各四字。云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楷書鈔法禁例。上下鈐戶部印。四圍花紋闌。

鐲音蜀。又音濁。周禮古人以金鐲節鼓。註云。鉦也。形如小鐘。韻書又云。溫器。今人名臂環爲鐲。音濁。蓋方言也。近考之。蠋桑蟲一名蜮。爾雅。蜮烏蠋。詩傳革金厄。註云。金厄。接轡之環。形似烏蠋。以金爲之。今女人金銀臂環累累。有節而拳曲。正如蠋形。鐲當作蠋。音雖少異。其義甚明。

里人曾孟源。嘗夜行。有水當涉。遇一舊識。云吾負汝過。孟源喜從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在此。必鬼欲迷我耳。乃堅附其背。既登岸。負者云。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堅。忽變爲一板。抱至民家。叩門乞火。燭之。乃火焦棺板也。劈而焚之。深以爲不祥。自分必死。然竟無恙。後年踰七十而終。

菽園雜記卷九

陳宗訓者。太宜人之伯父。涉獵書史。事母盡孝。每飲食親友家。遇時新品味。母未嘗。必託以疾忌。不一下箸。翌旦。必入城市。買以奉母。或遠方難得之物。可懷者。必懷歸。母心樂之。至老不衰。太宜人事先祖母。曲盡孝謹。有自來矣。

雎鳩、揚雄、許愼、以爲白鷺。郭璞以江東人謂之鶖。陸機以幽州人謂之鷺。黃公紹譏其皆以意求之。斷以爲卽今之杜鵑。云自蜀人作華陽國志。妄稱望帝所化。遂有杜鵑、杜宇之名。而雎鳩、王雎。世反不識。此正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也。惟朱子詩傳云。狀類鳧鷖。最爲得之。今吳音譌呼雎爲豎。婚禮好事者必求鴛鴦王雎。以備名件。蓋非尙珍異。鴛鴦、取其匹而有思。王雎、以其摯而有別也。

文武諸司之設。各有正官主之。如五軍都督府。則左右都督。通政司則通政使。大理、太常、鴻臚、光祿等寺。則各寺卿。國子監則祭酒。太醫院則本院使。欽天監則本監正。上林苑監則左右監正。是也。近年各以尊官處之。中軍都督府英國公張懋。右軍都督府保國公朱永。皆太子太傅。左軍都督府定西侯蔣琬。前軍都督府新寧伯譚祐。後軍都督府襄城侯李瑾。皆太子太保。通政使司張文質。太常寺劉岌。鴻臚寺施純。皆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大理寺。工部尙書杜銘。光祿寺艾福。國子監邱濬。欽天監康永韶。皆禮部侍郎。太醫院則通政使蔣宗武。上林苑監則右通政李孜省。此亦制度之一變也。成化乙巳記。

癸辛雜識云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爲絕品也此說殆非蓋金銀謂印青紫謂綬或謂所佩魚袋及服色耳古人有金章紫綬紫袍今時文武極品官俱無金印印亦無綬又紫爲禁色臣下無敢服者惟四品以上緋袍金帶七品以上青袍銀帶此卽金紫銀青之遺制也

巡撫官永樂間已有之然僅設於要處耳洪熙宣德初年添設漸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惟其人不皆都御史也景泰以來悉置都御史初意蓋以御史在外多浮薄不遜以此軋之耳以今計之亦太盛矣蘇松等處鳳陽等處宣府等處順天等府保定等府延綏等處甘肅等處河南山東山西遼東大同寧夏陝西湖廣江西兩廣雲南四川貴州福建凡二十人內署銜不同者兩廣曰總督軍務蘇松等處曰總理糧儲鳳陽等處曰總督漕運遼東湖廣雲南皆曰贊理軍務山西曰提督雁門等關保定曰提督紫荊等關順天等府曰整飭薊州等處兵備餘止稱巡撫鄖陽等處曰撫治蓋主流民也凡推舉各邊及腹裏干涉軍務者吏兵二部會同干涉錢糧流民者吏戶二部會同惟總督漕運者吏戶兵三部會同江西福建山東地方有事則設事寧則革之

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靖虜副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皆柳葉篆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目其印曰漕運之印疊篆文若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薊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將軍印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衞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衞地遠省之每歲上運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吳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與充總兵湯節充參將此設參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只於本衙門任用不令出任府州縣官蓋有深意存焉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蓋此流醫藥有效則奉特旨陞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職欽天監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罷革傳奉冗官則太醫院官皆在其列計無所出則請旨去留由是權移他手而賢否混殽矣

鄉民有子患瘡疹備牲酒禱神語拙不能致詞乃要其婦翁禱之翁之孫適亦患此疾翁乃對神私語爲其孫禱時壻拜於後怪其詞不揚膝行聽之知其然未敢言也俄而翁之孫愈壻之子亡壻由是甚怨之以其情訴於人人以爲笑成化間一巡撫都御史被訟于朝其親有官給事中者巡撫乃以重賂托之賂中官求援給事以爲己物奉以求進是由得升吏部侍郎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又兵部尚書缺人一兵部侍郎欲得之其親家有爲刑部尚書者素稔中官遂托之納賂尚書之爲己謀亦如給事於

是去刑而遷兵侍郎知之恚恨疽發項死此二人與婦翁之御其壻者甚類皆可笑也

南京妓女劉引靜幼爲一商所眷商死劉爲持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工自養誓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後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焉劉不從而止京師郭七公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嘗昵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卽削髮解足紈爲尼屠寶石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後數年赦回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貴富之地而淫褻無恥當變故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之中有此卓異者人性之皆善豈不信哉然則觀人者未可以其類也

朝廷近建三官廟規制宏麗像肖莊嚴其費皆出內帑不煩有司工成日內府各內官及文武諸司大臣俱往瞻禮蓋上承母后意而羣臣將順之也兵書淶水張公問予三官所由始嘗考之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而魯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有疾者令其自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道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始於此予旣以復張公且爲評云水爲五行之一生於天而附於地非外天地而爲物也今以水與天地竝列已爲不通之論若其使民服罪之書水官者沈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者旣云上之天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則山非地乎其誣惑蚩蚩之民甚矣

大甕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此邵康節先生詩。今人呼盛茶酒器爲甕。有自來矣。然此字亦後人方言所增。韻書無之。

檀弓記孔子居宋。見司馬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初疑所謂石槨。若今合石爲之。不應若是其難也。宏治戊申之春。舟過徐州。約三十里。聞鄉人言。其地有洞山寺。寺下有洞。爲古蹟。甚奇。乃命艤舟一登。讀眉州萬閣老所撰建寺碑。乃知卽所謂桓山。宋桓魋葬處也。其隧道當南向。今已在佛殿下矣。佛殿後有一穴。可入石槨。約高丈餘。其深約五六步。其廣半之。兩旁又各鑿爲夾室狀。每處可容十人。蓋四周一全山。山而刳其中耳。是宜三年而不成也。蘇長公遊北山時。蓋已蕩然金椎之餘矣。今石壁所刻賦。蓋後之好事者爲之。其稱洞山者、以石槨爲洞也。

近見二文士有三年服者。同送鄉人之喪。一人束孝帛。一人不束。人問之。不束者云。重不可加輕。束者云。斯須之敬。聞者質予。當以何人爲是。予曰。若論小節。二人皆是。若論大體。二人皆非。蓋父母之喪。雖出門弔問。亦不可。況可送之出郊乎。今既往弔。且受其帛矣。及出送。而曰重不加輕乎。如以爲禮尙往來。使子弟行之可也。

唐詩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歷解云。穀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令雨其穀於水也。讀爲上聲者非。

梅聖俞河魨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魨當此時。貴不數魚鰕。而吾鄉俗語則云。蘆青長一尺。莫

與河鮀作主客。蘆青卽荻芽也。荻芽長。河鮀已過時矣。而聖俞云然。予嘗疑之。後觀范石湖吳郡志。始知此魚至春。則泝江而上。蘇常江陰居江下流。故春初已盛出。眞潤則在二月。若金陵上下。則在二三月之交。池陽以上。暮春始有之。聖俞所云。始池陽當塗之俗。而歐公所謂羣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爲羹。則又附會之說。非眞知河鮀者也。

觀屬目聞屬耳。然佛書有觀其音聲之文。杜詩有心淸聞妙香之句。正猶鳥不可以牝牡言。獸不可以雄雌言。易有牝雞。詩有雄狐。此文字中活法。可以意會而不必泥也。

蜃氣樓臺之說。出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蜃爲大蛤。月令所謂雉入大海爲蜃。是也。或以爲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濱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傳道之。疑以爲蜃氣所致。蘇長公海市詩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晚不復見。公禱于海神之廟。明日見焉。是又以爲可禱而得。則非蜃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其峯巒疊翠。葱蒨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旣霽。旭日始興。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驟於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靑妙筆。莫盡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邪。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禱。蓋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朝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況此老素善謔。又安知非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

虞邵庵作朱澤民母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施夫人疾病。歎曰。吾婦至孝。天且

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山之原。使穿壙以爲藏。施夫人曰。異哉。吾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感夫人盛德。眞得爲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爲孝感所致。德潤、澤民名也。澤民仕元。爲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今朱文天昭御史之高祖。審如是。則澤民乃陸公績後身也。予嘗觀前代探環覓刀等事。猶未之信。今觀此文。則知天地間異聞。不可謂盡無也。

楊鐵崖、國初名重東南。從游者極其尊信。觀其正統辯、史鉞等作。皆善已。若香奩續奩二集。則皆淫褻之詞。予始疑其少年之作。或出於門人子弟濫爲筆錄耳。後得印本。見其自序。至以陶元亮賦閒情自附。乃知其素所留意也。按閒情賦有云。尤蔓草之會誦。召南之餘歌。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鐵崖之作。去此遠矣。不以爲愧而以之自附。何其悍哉。香奩續奩。惟崑山有刻本。後又有楊東里跋語。玩其辭氣。斷非東里之作。蓋好事者盜其名耳。記此以俟知者。

魏將軍某年七十餘。披甲上殿。及隨鑾輿出入。不減少年。人問其平生事。云年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周和尙、廬陵人。流落京師。年九十餘。遠路能步行。須髮不白。予嘗問其得何脩養之術。云無他術。自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之精液。度與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自身。太倉畫士張翬。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嘗問其何修而致。云平生惟欲心頗淡。欲事能節。或者賴此耳。無他術也。

毘陵謝應芳子蘭、嘗論三高祠不當祠范蠡。云季鷹、魯望。吳產也。吳人眙爲東家某。是已。鴟夷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迹而去。其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捆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蓄。轉物逐利。復積蓄累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辭漢。翛然從赤松子之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爲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爲貪爲穢。亦不爲過。尙何風節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讐。於理其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泰伯、仲雍、延陵季子。眞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爲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尊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鷹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此言具子蘭上饒參政書。自志云。方議移文有司。會世變而止。按此言蠡事。大率皆前人所嘗道。其言吳有三高人。未之思一段。則前人所未發也。

先儒謂詩傳有本韻。不必叶而叶者。今細察之。信然。如吉日三章。其祁孔有。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皆叶羽已。然有友右皆從又。吳人自來呼又爲以音。但不通於天下耳。不必叶也。又如隰桑遐不謂矣。傳云。遐

與何同。若以聲音相同。則今常熟吳音稱何人爲遐箇。是已。其引鄭氏云。遐之言胡也。則又以義不以音矣。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公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衞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語二衞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冕字士章。嘉興人。在崑庠時。季考月試。賞罰明信。弟子多所作成。至今論師道者必首稱之。詳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

嘗聞中官談漢府事。因問漢庶人所終。云。初庶人被執。鎖縶逍遙城。一日。宣廟欲往觀。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其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久而神思乃寧。始自悔。亟命壯士舁銅缸至。覆之缸。約重三百斤。猶覺頂負而動。積炭缸上如山。然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亦不知其處矣。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微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本日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祥異所未聞也。

凡軍前紀功。南蠻首三級爲一功。北狄首一級爲一功。凡婦人首級。受賞而已。不升官。北狄婦人面與男子無須者不異。故報功者多雜以婦首充數。莫能辨也。嘗遇都督馬儀談及此。儀云。辨之亦有法。紀功多文臣。不知此法耳。第投水中。仰者婦人。俯者男子。予嘗聞水中浮屍。男俯女仰。此陰陽定體之妙。雖

人力翻覆之。終歸其舊。未知人首亦然。儀在邊最久。必嘗試知其然也。

積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之說。此小人謬言也。癡本作瓻。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瓻爲贄。還時以一瓻爲謝耳。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哉。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朝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封皆自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無幸免者。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本言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意。出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內臣、及勳戚大臣者。本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倖免。原奏者多以虛言受禍。祖宗關防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進奉。啓上好貨之心。由是倖門大開。金夫子弟。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乃於各寺觀聚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內原任中書序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等階。白身人得受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勳戚斷養。凡高貲者。皆與竝進。名曰傳奉。蓋命由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故名名器之濫。無踰此時。未幾。以星變修弭。廷議革之。稽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十六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原籍閒住。不再錄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蓰。未暇籍也。

鴨脚樹實如杏。而其核中之仁可食。故曰仁杏。今云銀杏。是似而非也。

陸展染白髮以媚妾。寇準促白鬚以求相。皆溺於所欲而不順其自然者也。然張華博物志有染白鬚法。唐宋人有鑷白詩。是知此風其來遠矣。然今之媚妾者蓋鮮。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耳。吏部前粘壁有染白鬚髮藥、修補門牙法。觀此可知矣。